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

守令列傳能由。七十八

逸史公曰官何不可直法行治上之不能不學財於上
司下之不能不散法於奸豪即有能將之嗟乎令之
項誠疆漢文叔不能行之董洛陽况其他工苟廉已
首公爲天子愛養元元七日可誅少正卯矣仰熙宗朝
守宰中有二三君子或有所取以一人警百入政若猛
不可謂酷或有所爭以下屬論上司氣若傲不可謂抗
懲類起懦詎可無人皆能吏也彼巧佞士非無能慮不

顧下官賞民愁患得失之夫耳吾無取焉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也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洪武十
九年簡授蘇州知府儀度英偉爲政首務詠鋤曰良田
惡草不除嘉禾不生郡邑小民咸愛敬之周恤民隱歲
偶大侵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徵急觀延諸富室集郡
衙飲食之諭之曰有餘不足天之制也爾民貧富不齊
同是朝廷赤子太守視爾郡民猶吾同室爾等家有餘
粟皆能守法奉公太守甚爲爾喜廿七年年朝不
謀夕日受追呼敲朴之苦甚可憐憫等各有族黨比

問之好同并有相周之義願敦仁讓之風人各量資借
貸以急公上貧者既受爾等推解之恩太守亦受爾等
父母一體之愛上下得共休息不亦美乎諸富室共聞
太守言懽然如指一郡連獨早完庶有鵬吏錢英累能
構陷長吏前守莫敢誰何觀命縛至庭下捶殺之事聞
太祖特遣行人白思恭齎勅褒諭勞以上尊上長於民
間習見至正時胥吏害民私心忿恨以爲人皆貪官致
爲吏卒小人牽制先是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瞿莊致極
刑於一老吏上以爲能特勅嘉獎今後如是方稱是官

又有黃州府吏誣陷同知安貞按察司按貞如律上特
降勅原而釋之曰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勅至安貞
佞任猾吏刑來上復不拘法司文法若此繇是郡邑有
司人人爭吐氣治事有秦仲彰者慈谿丞也寧波太守
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執以聞上即日擢
仲彰爲寧波守而降仲文爲慈谿丞成莛奇者常熟令
也府吏有馳莛奇中道入公堂莛奇以其越禮械送闕
下上喜其能撤上尊勞之降勅褒諭此兩丞令者皆以
下屬執其太守吏故不敢歸之太守必以聞諺有之曰

投鼠忌器此之謂也及宣廟時有邑令范希正者急欲懲其下吏不敢自捶死執送京師而法司且以其違制議之矣

范希正吳縣人也宣德三年以賢良方正舉爲曹邑令有吏詐取民財希正械送京師請治之吏反以他事囑希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通政司懇言曹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民人不一年間政平訟息爲吏構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

民人老少無不流涕如喪慈母不爲伸冤恐被誣陷侍
卽許廟過曹父老遮道懇訴皆泣下廟爲移文吏部以
聞刑部奏論希正械吏送部爲非制上曰希正欲急去
惡耳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奈何以微文譴之其壘令還
職吏宜盡法治之希正還歷九載述職民懼遷去復詣
闕乞留加陞六品俸予道里費遣還正統十年旱饑大
理寺丞張驥撫安山東請以曹爲州薦希正爲守始新
州治露坐荆棘民爭持金爲建居署欣相慶曰願太守
長子孫居此覆庇我民十四年追官馬貧民欲遠竄又

不忍舍太守去希正諭之曰予之字汝猶子也汝宜各安其生各保其家予當爲汝區畫繇是設法買補民不知擾爲州再考引年致仕在曹二十三年曹人立祠祀焉

論曰刀筆之姦神聖之主每不推諉而從極刑何哉誠以士初試官不習民事始受筐篋鮮不墮其股掌之內爲所把持至於倚法爲姦居則爲難熏之鼠出則爲馮虎之狐此寧待教而誅者耶即箠殺之能如王太守乎可答殺之能如兩參政乎可法行自近權宜自操縣令

不可以操太守之權故以其權而歸之天子何以不歸
之太守有太守則無民矣有天子可無太守矣安貞之
幾權干法也范希正之不免於逮也不能自操其權者
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謂是乎使非天王聖明
螻蛇在手幾于解腕從之矣君子曰祖宗時上之所以
風厲有司類不止此郡邑官有能執法爲民不徇上司
白簡以聞上輒勞以璽書賚以上尊或予之遷秩以示
旌異

占者洪武時常州守也行人王良行劄至常州奸

貪無狀好古䟽其事以聞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姦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還京罪之此以太守彈劾使臣見旌者也時有勅勞平陽知縣張礎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淞江金鄉衛因造軍噐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定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頌

之此以縣令彈劾衛帥見旌者也余讀大誥中有以丞簿見旌者二人陳希文者懷寧丞也邑民有懇指揮畢寅侵取其地府官有受寅託囑希文曲爲地希文不聽歸地還民上聞降勅褒諭陞青州知府王復春者宜興簿也具奏常州府官徃徃遣人下縣及鄉擾害官民上以爲能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曰爾復春不肯腴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然兩人不逾年各以貪露上曰前者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事覺罪可逃乎特

令枷項互逝有司此兩人初皆故爲亢厲竊名高上以小吏收乃爾拔之衆人之上寵異之超擢二千石使得自行其志忽而變節卽又與衆棄之視其職重加醜辱誥誡天下上明聖英斷又若此故其時有道同者嶺南一賢令也以抗永嘉侯亮祖亮祖誣于上殺之上尋知之追惜同鞭殺亮祖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常贊禮卽十年出知番禺縣同性剛毅廉潔是時干戈甫定軍衛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

比同爲令一切執法不從視民如子民賴以安未幾永
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有土豪數十
輩每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
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實捕首惡械繫通衢令衆諸豪詣
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
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
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邑有富民
羅氏納女於亮祖女兄弟每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
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管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

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
級適同奏至上以其職卑而且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
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上聞甚悔悼惜之
召亮祖歸責不服上怒鞭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
備其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
永嘉侯耶笞之乃已

論曰嘗聞之昔人有摩天子逆鱗不敢觸猛獸之鬚道
同爲是蚩蚩赤子額額而觸猛獸之鬚愛其民不惜危

其身萬里外乃有此賢令乎嗟夫夫聽何心竟亦蔽於
功臣之口先入之讒昔人畏之良有以也雲霾乍張卒
難以掩日月之明亡何亮祖亦隕於雷霆之下庶幾哉
可謝忠魂乎同能孝故其事上也忠同死吏民奉主于
家出入輒告有十輒驗諺云人之正直死必爲神洵有
之乎

李驥字尚德剡城人也才貌魁傑洪武二十九年以鄉
薦太學生授戶科給事中尋坐事免已而薦起爲新鄉
令尋內艱永樂初起知東安陞刑部郎中又坐事謫保

安驥官逾二十年免復起起復謫皆坐直道故不相容
而所居職最有民譽驥見事有病民者每請于朝罷免
之東安邑故荒墟多狼有寡婦憇其子爲狼噬驥疇于
城隍深自咎青明旦復死於其所時欄異政仁廟嗣位
薦爲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上嘉納嘗自語人曰予今
叨職耳目當知無不言以盡分內事若掇拾人之短長
以沽名則不爲也宣德六年陞河南知府官半載數忤
伊王旨王忿怒寤辱之驥乃陳訴于朝言王居國屢有
非理之求及臣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

臣不敢不禁戢自是王府中人人無不含怨臣者今年
冬至臣以四更至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
以爲遲執臣儀衛司獄次日始釋自前王府遇節行禮
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
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大庭朝賀皆在味爽之際何
嘗以四更行禮耶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
計致書王曰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
典儀其悉械送京治之驥守河南逾六年多令政卒于
邵年已七十矣

况鐘字伯律靖安人也以吏事禮部尚書呂震震愛其
才永樂十三年薦爲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轉郎中仁
宗賓天皇太子在南京宜遣禮官一人迎駕震念非鐘
莫可遣者鐘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鐘紗帽直領鞦韆步扶版轎行十里不辭勞宣宗
憐之勅予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
鐘忠勤可用也宣德五年上特擢爲蘇州知府當是時
承平歲久內使以幹辦在蘇州恒五六人郡縣官少忤
則加捶撻雖太守時被訶叱鐘固知之乃請西楊爲言

上予太守勅便宜行事鐘至首謁一權閣拜下不答鐘
斂揖起曰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坐與之抗論
內官由是稍知况太守不比往日我可呵叱之太守也
比視事佯若無能爲群吏抱墮環案前請判鐘左右顧
問吏所欲行止輒聽之吏人人私相喜咸謂太守愚不
解事而墮中窰穴鐘了了審疏記之矣通判趙忱亦且
謾侮之鐘置勿較旣踰月語僚屬曰鐘來上賜有勅未
宣也命具香案呼學官弟子并各僚屬聽宣勅而勅中
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悚息禮畢坐堂上

呼臣老告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與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來善者
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
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群吏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宜
行若顧止我某日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若應竊萌若
干然乎群吏駭服不敢辯鍾曰吾不能多耐煩命禡其
巾衣擇膂力隸四人與一吏擲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
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
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府史之

主文積蠹一搜逐之無遺類黜屬吏之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內爲之一清於是遠近豪民歛手縮舌咸畏太守神威守法而不敢犯郡賦比他郡最重而官田尤甚鐘曰事孰有大於此乎請於巡撫周忱奏免重額正賦七十二萬一千有奇仍又條爲畫一良法每歲徵輸轉運上供且有餘積下無橫科民大悅他郡奉爲令甲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平反小民以誣抵伍者千八百餘家鐘旣敏達果斷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允所論列輒奉命旨其爲治初若武健嚴酷而壹意在

於拊循尤喜尊禮庠校嘗語諸生曰鐘起刀筆吏未嘗
事墳典不能教弟當旌別勤惰消長耳考校則以屬同
寅課卷袖手待事意無少不足也師生公謁坐啜茗談
笑甚相得少語及私則頓慢之矣寒門下士有行藝者
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
獻詩鐘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
門者鐘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
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鐘自念
公廉無私是以一行已意無所畏避鐘嘗遇巡按御史

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御史有後言鐘曰知府
汙不法御史得而劾之至於相見禮制可以車輿衢
路之間苛責人乎特疏上聞上爲議申禁約織造太監
來內官素無狀以事杖吳縣簿鐘聞之徑往執來兩手
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
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自是內官至蘇不敢復有魚肉
我郡邑小官也比述職宣宗嘉其能爲錫宴賜詩褒寵
之而以蘇人倚藉爲父母不遷其官鐘亦無倦意久之
內艱蘇民上請奪情還任正統元年奏劾御史王璉罪

狀下法司論逮璉五年九載滿蘇民叩閭乞晉八萬餘人加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民稱曰况青天西楊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七年卒帝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焉鐘在蘇十有一年事有不便輒上聞上亦輒報可以足得行其志前後封章二百餘上卒年五十九先是有黃子威者名輅亦吏負進賢人也洪武間薦署屯田主事歷刑科給事中永樂末年守松江以親喪去職宣宗卽位大理寺卿胡槩巡撫至松江即民千餘人叩馬首言子威泣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

虧訟獄不作願得還任槩具以聞上謂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子威能得民心如是有才可矣其與子威還任松有孝女沈妙蘭節婦曹秀真輅皆奏表其門輅常以事如嘉興歸老稚數十人各携蔬果奔趨至舟投之呼笑而去宣德間年七十遂引致壽八十餘卒子威守松江二十餘年五去政四保留松江民以爲日來郡守廉能明斷未有如子威者至今祠祀焉

論曰况蘇州誠一代能品也昔汲黯之罵張湯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雖然詎盡然耶使以今

口之章句腐儒處於况蘇州權閹之不答拜能遽斂揖
起乎我知其不能也直指使之相遇上余能遽拱手過
乎我知其不能也諸豪吏之虎而冠者能令擲殺而尸
諸市乎我又知其不能也以彼夏日之日無累于冬日
之和西楊有張趙之褒百姓流青天之譽豈倖致哉嗟
夫黃子威之守松江首及於表旌節孝此固吾儒風化
事也乃椽史饒爲之矣可謂其起家非儒也顧少之乎
國初用人固不論流品前有蘇守王興宗者爲皂隸太
祖以其老成不貪也使知金華李丞相許曰興宗由皂

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事我多年勤而不貪儒
與吏不及也於牧民何有歷陞南昌府判嵩州知州懷
慶知府會蘇乏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
如興宗改守蘇之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興宗蓋太祖
開國時直廳皂隸云君子曰成湯之立賢無方也有以
哉雖然興宗即甚廉能而以皂隸位我士民之上豈不
卑之乎我士民也哉朝廷之上豈盡貪而無能而必興
宗也大抵是時尚仍元習曩固不嫌於人羊之夷俗今
尚何嫌於天子之皂隸哉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宜德五年進士庶吉士授金華府
判郡賦阜逋叢積民鬻子女以償實爲疏請實貸贖還
之舊俗貧民親死多棄中野實嚴禁止諭有力者收瘞
之俗稍變嘗出郊群狸巡拜于道且行且拜實下馬視
之群狸馴伏良久乃去內報廬墓三年未嘗一日家居
服闋擢順天治中出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
巨萬實至汰而寬之公賦足存一二繕郡學補大使嶺
路松而已不肯私一錢也有中貴使過之供張大缺望
實入見稍爲呵辱郡民爭走入擁實出中貴徐知實賢

無守也欲召釋前憾實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
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懼急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
詔速至京下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
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
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
窮治釋有日矣以病卒是時有蕭山令蘇琳者山東人
亦與中官抗見逮蕭山歲貢櫻桃每令中使採取多索
常例琳抗不與遂與中使相格逮械至京英廟問曰爾
何爲格我內官琳對曰朝廷以口腹殘民內官以威勢

唐朝廷命吏臣是以抗之上歎曰直臣也薄責之令還
職琳曰臣宜受責但使櫻桃復育蕭山民死過半矣自
是蕭山得免櫻桃之貢

正德時閩勢張甚葉信者泉州守也閩中鎮監每行府
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謁謁守率佐屬入班庭
雷再屈膝拜伏闕從几旁徐起答之畢謁左右列以待
得命乃退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佐以下闕有縛答
以爲常所至府人人惴恐至泉信不郊迎入謁四徒肩
輿呵導馳中道上驛舍丞循故事唱門信大怒自道上

迴輿南面停咎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館中所從
閣來門下人皆震慄閣大沮下塔迦信信謝無狀閣俯
首稱不敢明日遂去然猶索府佐官例輸千金佐白信
信取庫金千遺吏齎記與之閣大恐謝不受去於是諸
旁郡聞之漸稍與閣梗閣勢大衰息信倡之也初信自
工部郎轉副大理與閣瑾抗禮瑾怒矯旨杖信闕下幸
不死謫判濟州再三起乃得守泉至是復與鎮監庭抗
不少遂鎮監故知其強項不可犯故忍容之而信亦以
此竟爲諸閣所構徙信思南去蓋遠之云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御史正德末年出爲揚州太守屢任止二衣橐會歲饑請留漕米萬石賑濟於是揚人共知爲廉能太守武宗南巡扈從武弁及諸權璫挾上肆誅求淮安拷縛郡縣吏通判胡琮自縊死瑤僚屬聞之大懼請於瑤曰顧安所得不貲之金錢以備應塞府中故籍尚有可搜索者宜覆而按也瑤曰備亦死不備亦死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賸民膏以緩太守死非瑤所能也太監吳經先至郡矯上旨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瑤曰民間女不可刷

獨瑤有一醜女耳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斫
耶瑤曰小官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朝廷之百姓倘
激生他變將來責有所歸經揮瑤使去夜半忽傳駕至
乃經故誑百姓令通衢燃炬如白晝乘夜入民家梓女
出閉苑寺中刷其金無金則送總督府女多憤恚死瑤
具棺斂之遊擊朱彬累要素負上所賜銅瓜脅瑤瑤不
爲動會上觀魚得巨鯉戲謂彬曰鬻之可直五百金彬
請昇太守瑤歸括妻女簪珥締綰進曰臣府庫絕無緡
錢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請以償百臣萬死上熟

晁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亟持去魚亦不取直
矣却有瓊花觀彬誑上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
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種已絕今止存其名
也瑤托以諷上上爲默然上在揚州二十日諸權弁及
中貴不能得太守一饋遺數以他事索瑤又多沮抑大
恨之他日又有帖下徵取諸物皆異國奇香異品揚無
有也中貴故以困瑤瑤告撫臣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
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曰有則進無則太守
自覆之瑤具揭帖條列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

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宴坐中貴持履具述瑤言以激
上怒上曰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耶瑤立進布五百疋
以杜他請上好遊非諸人亡與爲歡以是有言必入諸
人持旨到瑤瑤累不能曲意將順及還報上未嘗加譴
怒以是諸權倖亦不能有加於瑤上還過揚諸權倖以
鐵索繫瑤舟中不予食三日驅令扈送及淮奏辭不允
至臨清坐以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旨令追償有徽商代
助百金放還郡尋陞陝西參政夫婦坐一輕舸挾來時
二衣囊便行世宗入國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掌南京

御史院事入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七十二致政八十九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人言理當駕至時瑤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問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及瑤遷秩去揚人爭爲出金立生祠肖像祀之
余聞武宗之駐蹕南京也尚書喬宇獨任留守機務應天府丞寇天叙署府尹事皆山西人有才識顧能制馭諸權倖云上未至有太監先至選女樂百千人共閉一處以候僅二日十數人死矣未死者皆菜色天叙語瑤曰如此輩以候駕反取罪耳請記名于簿令散養於民

問用則按簿取之於是百千人荷天叙一言存活上至
天叙日帶一小帽穿一襖坐堂上供外不爲權倖一濫
費江都督差人至要索天叙佯若不見直至堂上方起
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金錢米粟
用盡無餘何以應命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
耳差人亦徑出回話去不復有來索矣彬謔曰群賀皆
四拜天叙獨長揖彬啣之私偵之偵者竊語天叙曰都
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天叙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爲
命若得禍謝豈能免彬偵之無所得自是以天叙爲勁

直人目憚之而已宇能矯情鎮物寧藩兵已下攻安慶
宇猶日領一老儒及一方伎出遊宴兼以校奕人以爲
有費禕謝安之風江彬視諸權倖最跋扈無人臣禮人
多疑有異圖一日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督府以問宇
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彬從上幸牛首山宿
焉諸軍夜驚左右不知駕所在明日駕還抵聚寶門夜
深矣彬傳旨開門迎駕宇堅閉不納是夜上宿報恩寺
是時太監王偉爲南京守備偉小時與上同讀書上呼

爲伴伴而不名故相狎言無不聽宇與天叙得備從中
調護以故諸權倖亦不得讒二人于上云宇樂平人成
化二十年進士上還京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進吏部
尚書天叙榆次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

論曰蔣太守處群小之魚然數忤天子旨天子皆爲轉
圜其旁眈眈者不至食人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世固有
千金予人人不以爲恩一誠悟主一郡人得倚以爲命
錄鑑之辱固其心焉視彼自經溝瀆淮人知有胡通判
之可惜耶故寇天叙之小帽待拿不可謂挾喬宇之謹
守鎖鑰君命臨之而不顧不可謂抗群凶滿朝不有二
三君子其何能國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也正德六年進士嘉靖初以知
節出爲紹興守貳守靳塘多智謫

大

吉下車郡事多咨於塘塘以書生場而謾之大吉陰察其
情而陽爲不知者旣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案集
庭下數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爲不然某事不
然若以爲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事
人人惴伏塘駭汗辭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
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不撓貴勢巨豪石天祿戴顯八
者窩盜致富官府素不能治 逮捕斃獄中每臨重囚

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大開重門令衆見之望見者以爲神人不可犯是時王文成先生爲大吉會試舉主故稱門生大吉嘗於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文成曰吾已言之矣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文成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爲葺稽山書院簡八邑才高弟子講習其中刻先生傳習錄振起絕學大吉政尚嚴猛喜任事不避嫌怨已濬郡河開上憲漢燾理侵壅以是藉藉謗騰郡人居吏部者斫之遂以大計落職去大吉每有書來文成問學無一語及什沉得喪問文成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

余璿字宗鎮京都人舉進士自戶曹出知真定府前守邢簡寬平號不煩田濟簡重持大體璿繼之政尚嚴明曩所舞文姦吏惕息退避去均徭定以九則上出庸錢一兩中十之四五下十之一奏定馬政條格大約以寬民力不廢公家爲指每行州縣進諸生於庭問民疾苦或時較執獎進人才然性簡伉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有劉御史者欲屈之甫入境持小過笞其投牒人以竦璿璿笑曰是將曠我者璿獨非夫哉會劉御史留其僚泛舟大陸澤宴樂璿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

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
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二人發書相顧大
駭卽驅傳去御史大恨之然亡以中也自是上司益復
設疑共構之移知黃州去卒于道瓚美丰姿善持論遇
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湊戚宦貴人過率多節
省爲民瓚去後守更瓚舊法遂有白地等錢徭役益繁
於是閭閻益歌謳思瓚矣人言瓚之雄才偉識吏道精
敏無數趙張至其睥睨一世寧折不撓不免漸燕趙之
故風云

朱光霽者字克明蒙化人王陽明謫官龍場光霽以諸生從講學自是欲棄舉子業以父命遂舉于鄉授重慶府通判直道爲民視一官心直玩弄之以爲吾身可去可就吾道不可屈視府篆有僉事發銀買簪光霽持銀入白口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大慚會有獄變人危之光霽悉捕獲無遺脫者上司相顧稱其能居五年謫誦滿道遷知綿州州中勢宦私役州民以爲常光霽禁弗許一日有穢尚書府家人徵州民栽田光霽問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光霽揭

律令視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光霽呼吏開獄出罪囚使頌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光霽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徃徃如此人見其直而不激亦不怨之三年陞西安府同知織造璫故事皆跪拜光霽曰吾膝豈易屈人者乎璫聞獨降階迎見每署郡邑獄中多所平反所至人甚德之尋乞致仕撫按監司皆勉番不辭去即報已陪黥僉憲光霽曰卽爲僉憲宦味只如此耳人謂光霽知道之言家居徒四壁且夜人李元陽予之田以卒歲

沈鈇字繼揚詔安人也萬曆二年進士十九年以南御史事出爲衡州府同知貌凜然不勝衣而饒精力視事常丙夜不休苦茗自啜而已湖廣撫臣秦燿罷官候代藉名餽送各省士夫禮儀盜括十五府帑金萬五千兩鈇具以聞上曰燿誅求徧於郡邑假托布於朝紳鈇言彰彰有愧已之不潔而復污人以自文蓋蕩然不知有清議亦不復知有國法其卽逮治無貸旣而逮至卽訊皆如鈇奏竟論戍邊繇是一時大吏搖鞞戢手而鈇亦以大察去矣鈇初爲順德令愛民如子三尺法有操持

者有不能奪也所治直卽下戶羸弱不敢侮不直卽權
貴人其勢如山罰必行見謂故摧折我然小民得職無
不思慕願尸祝之者君子曰今天下罔亦少密矣而漏
於吞舟之魚大吏之漁獵小吏視魄忍氣而爲之招非
細故也不有二三君子正直不阿敢言無忌烏足奪其
不肖之心安坐爲理乎藉口獲上忤天子不敢忤權臣
非余所知也

論曰余爲沈公博有請余曰生而博之可乎余應之曰
知沈公莫余真也余不爲公博誰知公者人寧得全璧
公嘗與余據慨天下事窮日力莫相逆也聞公里居與
要路大攻擊頗沛其性之所激則然豈足怪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一

守令列傳廉吏第七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孫叔敖爲令尹持彥至死妻子窮困負薪故俗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三言安取粟焉君子曰吳隱之刺廣州雖飲石門之水不易夷齊之操蓋其天性也雖然以風今日郡縣吏寧得哉出山之泉雖清而下山之流無不濁矣黃金紫貝赤玉卅砂之屬皆克饋遺而合浦之珠不靈矣不下堂序而白晝禦人論國門之外乎昔

人有言曰仁義而有財者顯於世非欺我也撫今思昔
余得先朝數君子不能不爲之忻慕云

王璣字器之日照人也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
能薦授寧波知府居官清正平易近民每日五鼓升堂
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即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五鼓赴
學無間郡內淫祠悉毀之僚官有以殃譴爲戒璣曰如
其有靈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蕪舉德化大行五邑
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蕪魚肉璣大怒謂內子曰
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

人稱埋羨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靖難兵至江上
璉造船取海道勒王軍衛故恨璉縛至京見文皇文皇
問造舟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邀殿下耳文皇
亦不怒釋還田里

胡壽安字克仁徽州新安人也建文中以鄉薦太學生
授信陽令尋調獲鹿皆著能聲內艱去永樂初起補新
繁首至則詢民瘼事不便民者卽罷之有益於民者次
第舉行之每歲初輒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有荒隴
蕪田破垣壞屋詰其窘乏之故爲之設法資給常以古

蓋先生烈比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

皆從化性清儉在官惟澆衣糲食如常布士嘗卧一紙

帳有句題句以紀其清澹之趣詩曰紫絲步障簇春華
附雪眠雲自一家雪又

不寒雲又暖扶
持清夢到梅花後圃種蘆菴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

供盤飢人呼爲菜知縣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以二雞壽

安怒讓之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

亦以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

吾累乎三宰大邑未嘗勞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

固大柰妻云一壽安笑曰吾豈無糟糠之義我而不念

嘗於是思之最熟矣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播且之物盪其心彼必欺吾而禍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考其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獸醫治之數日弗愈忽報獸醫妻死待歸收殮獸醫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麤衣糲食撫民

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
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
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
可負宰公遺書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窀穸毋候
以歸也 壽安行日邑民遮泣於道雖婦人小子如悲覩
也 爭虛餽皆却之詩僧解定雅爲令所敬愛餽黃菜
鹿十 其一耆老強留雙靴以昭惠愛焉

岳字世如西平人也以鄉舉入太學洪武三十年詔
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始詹事府議事岳陳時政授

潮州府同知三十五年陞西安知府內艱去起補慶陽
守居官酌已惠民常祿外餽遺一無所取布衣蔬食慶
陽僚友諸內嘗會宴席上金鈿綺綉爛然岳內荆釵布
裙而已罷席歸頗不樂岳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岳曰旣
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今以爲
羨談水樂十年入覲以言事忤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
一郡民詣闕請貰岳以終其惠不報仁宗嗣位以御史
袁錠薦召還爲南城令尋改南豐官舍種蔬自給家人
或有愠色岳曰不尤愈於克軍時耶正統四年秩滿至

京刑部侍郎何文淵薦陞桂林太守又五年致仕家居
貧不自存卒之日身無以爲歛子孫無以爲喪君子曰
胡衡兩公一爲令一爲守官舍中皆有數畦蔬足啖其
清况自佳胡公不肯以妻子自累時人服其識衡公猶
是荆布相隨後世誦其美同於自縵者乎世之垢衣敝
媵下比貧民而後房姬媵毋極珠翠之麗安在乎公孫
弘之布被寧免于汲直之譏也哉

呂昭字克明岷山人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
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

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傾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徃其子且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煎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教誠若此且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薦起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及卒不能喪蕭山魏驥遣人買棺歛之人於是以及且爲能省其父也先是洪武四年上於御史臺管局宇文桂得平

涼令王軫父寄軫書上閱之乃悉教軫忠孝語大說之
賜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下詔褒諭復
其家繇是觀之呂昭不獨以其身廉也而又以廉教其
子視軫之父皆賢父也乃其子亦克肖也哉

葉宗行華亭人未樂中從夏尚書治水還薦知錢塘縣
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
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翦然
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諭之曰
若豈有寃乎吾爲若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

一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于柁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沉之者亦伏誅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得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筮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敢新曰此位可至何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爲文祭焉錢唐人至今稱之謂

魚侃者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卽以能治劇遷河南
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
且俗羯獍不治而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
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
而已滿考稱疾歸妻子不免饑寒而拂逾勵臺使者有
所饋遺不受病困牀蓐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
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
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昕
貧不愛錢魚侃

張象轅城人也世爲農至舉始讀書召筮走京口從楊
介人一清學侍立終日未嘗倦倚客居甚窳日提一油
壘詣館宿乘間請問辨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
此篤信者也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諸
草場倉場故皆貂璫督收輒多供張娛樂部官部官往
往爲所掣肘結舌舉却不受自携菜果裁度饑渴雖所
乘馬韉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嘗監宣武諸稅日往
稽閱門官苦之泣訴於司禮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慎
避之岳州守闕劉大夏力求銓部請爲守舉至部考能

激汗作諭屬冊便民使遵守郡前湖水多魚故事守以
下得有之至是未嘗舉網歲辦鮓貢裁取足用有餘悉
付漁戶爲課未嘗衣紈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能依違
詭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
屢訕辱之輒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人
哉即欲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箠主簿一
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能庇其屬哉
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其篋惟俸金
數兩及衣衾而已後劉東山過欒城親謁祠下哭之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初以鄉舉爲衡山令十年多
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暴搆策
宜興却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絳曰後令賢必不
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
至庭輒論以孝弟忠信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
民語總爲諭俗要略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擢知
靖州一月拂袖還石屋欄石屋山人羅太史洪先鄒東
廓守益數乘筍輿訪山中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具
僮僕私謂貴客不宜爾簪笈曰貴客乃以求鮮腍來耶

劇談移日不厭也

吳傑字漢甫杞人也正德中舉人性行孤介躬耕自養
毋亡貧不能葬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傑守毋棺獨不去
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爲壺關令甫四月儲
穀二千餘石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爲罕
儷故人有欲薦之者先與之言傑力卻之曰使我賢也
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爲
歛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
而易哉竟不受

王勳者湯陰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授涑水知縣慈於撫字廉靜之守童孺莫不知之有用事宦官歸葬其親有旨令衆閭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立欲加顯禍閭人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間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

皆怕由是勲廉名徹於內廷矣滿考特蒙旌獎且令吏
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廉操終始如一無何
棄官歸里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
銑贈勲詩曰地僻雲遮屋臺高月作鄰昔爲強項令今
愧折腰人勤力畦中萊生涯壠上耘明廷知己少誰復
問沉淪銑先勲二年卒卯學士朴亦有詩曰太守剛者
流質樸矯頽俗終歲衣布袍朝夕飯脫粟抗厲觸權貴
惠澤洽鰥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屨崔史今已亡誰
哉聞高躅

論曰我太祖之初爲吳王也時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各賞綺布道里贖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授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三年高縣劉典史考滿入覲上見其衣垢敝察其廉出內府疋帛賚之當是時也大臣法小臣廉人人感激爭濯磨清白自愛迨至太宗末年貪風始熾而是時朝臣月俸止米一石馬薪且取之隸金矧在外省四方官遠京師百千萬里網漏於吞舟之魚天子寄士以一郡一邑祇爲直指監司出入泉

源外府大小交征上下相遁予初爲令不知俗流乃爾
泚官未旬月會直指使還朝檄下空頭圖書徵院贖錢
令送鄉紳別贖顧安所得而應之耶吏語予曰此例有
自來矣即使伯夷爲郡陳仲子爲縣不敢衡命不爾則
獲罪難解余讀楊先生載鳴惠州郡志先生嘗咨嗟昔
人曰博羅令胡演門絕苞苴直以讒死部使者杖下尉徐
瀛拾野芋莖自給坐墨免寃哉蹂斯以談遂使天下無
廉吏耶余聞嘉靖中有廖梯者貴陽守也三年不携家
不罰民寸楮出郊自裹糧賓客之費咸俸金又詹望者

為廣人為漳州守轉長蘆鹽運使所泣皆脂膏地清操
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而已兩人者奉
以良苦矣有順天尹胡富者績溪人也語其子曰予從
政亡它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帛易動人遠而
勿視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曹毋忘予言君子曰斯言
非欺我也今人之稱有司者皆曰俗吏吏何以俗哉則
廉耻喪而士氣之不張也人惟有氣斯能有為無是則
餒故曰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葉錢塘白能取
重於寒鐵公瑾誠惡不能有加於王淩水良有以也若

夫弔馬張開封魚名見憚於權璫妾含嘲于易簪衡山
之彭不肯以身殉後人壺關之妻不以同官之賻易夫
節百世下想見其清風素行外不桀於流俗內不慚於
衾枕四海內使有得如數君子者分布郡縣天下可幾
而理矣